

2015 年度
公安文学精选
(短篇小说卷)

神算

全国公安文联◎选编

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
.....
一年一度的**中国公安文学盛宴**

群众出版社

2015 年度
公安文学精选
(短篇小说卷)

神算

全国公安文联◎选编

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
.....
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

群众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算：短篇小说卷 / 全国公安文联编. 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2016.7
(2015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550 - 8

I. ①神… II. ①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1141 号

神 算

全国公安文联 编

出版发行：群众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78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：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8 月第 1 次

印 张：9
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：253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014 - 5550 - 8

定 价：33.00 元

网 址：www.qzCBS.com

电子邮箱：qzCBS@sohu.com

营销中心电话：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（门市）：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（网购、邮购）：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：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神算 / 少 一	1
辅警牛二和他的狗剩 / 肖 昉	36
姑娘鲜花 / 吴全礼	47
美狄亚的敌人们 / 漆雕醒	66
老周的前世今生 / 杨新才	99
祥子的私房 / 刘政权	102
死案 / 王 爽	106
换骨记 / 张 弛	110
俗套 / 张遂涛	131
心战 / 彭祖贻	158
把命交给你 / 纪富强	181
警官王快乐 / 李 迪	184
精严寺街5号 / 但 及	216
密不透风 / 付旭东	234
血胆玛瑙手镯 / 韩金凯	245
永夜 / 聂 耶	265

神 算

少 一

夏天刚踩着头，神仙湾的天气不热不冷。段长松又习惯性地开始散步了。当然，是在早晨。

近几天，他的心情不是太好。辖区内接连发生几起怪怪的案子，他和弟兄们没日没夜地折腾着，硬是没半点儿眉目。农户被盗的耕牛查不出线索也就罢了，可刘赶三的女儿遭仇老师强奸，段长松请监护人配合调查一下，家长居然不干。你说刘赶三这两口子是不是有毛病？

昨夜里下过一场雨，街面上到处氤氲着来不及散尽的水汽。太阳升得好猛，才只到六点钟，就爬上东山头一竿子高，把整条乡街照得亮晃

晃、湿润润的。段长松甩动两条长腿，以他退伍军人的步姿朝街头逛去。此时，东街方向传来蹩脚的二胡声，是老掉牙的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没别人，这曲子是从吴瞎子那把漏风的二胡里“锯”出来的。

吴瞎子原本只是个半边瞎子，小时候和玩伴砸石灰，致左眼失明了。后来右眼不服输，赶脚似的跟着得了白内障，蒙着很厚的云，满世界就全黑了，真是祸不单行。对吴瞎子来说，白天和黑夜没什么区别，就像一枚铜钱，只是时间的正反两面。在内心深处，吴瞎子更喜欢黑夜。他认为白天是喧闹的、浮躁的、功利的，它在本质上不属于盲人，只属于明眼人。盲人需要安静和淡定，需要在安静和淡定里思辨与记忆。黑夜是安静和淡定的，失明的瞳孔只有避开白天光亮的干扰，才能在沉静里把纷扰的世界“看”得透彻，然后对虚妄的人和事做出判定。在吴瞎子看来，他是幸运的——他用自己的博闻强记学会了算命。生活向他关紧两扇“门”的同时，却给他打开了另一扇“窗子”。这窗子就是智慧的天眼。站在这扇窗前，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睥睨众生的旁观者，窥视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和芸芸众生的吉凶祸福，给埋头赶路的人们拨开云翳指点迷津。吴瞎子算命几十年，据说本事了得。有个湖北妹子曾翻过黄连垭来乡街上抓药，顺便给重病的母亲算命。吴瞎子一番掐算后催女孩儿尽快回去，说她母亲已经病愈，不用吃药，连算命的钱都免了。吴瞎子的意思太明白了，病人已经升入天堂，去了极乐世界，那是仙境，何须求医问药！后来证实，那位患病母亲果真没有熬到女儿的救命药！这事的真假没法考证，街上的人都这么传说。有脑子不大灵光的好事者多此一举地求证于吴瞎子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吴瞎子除了拉他的二胡未置一词。于是，吴瞎子在人们的口口相传里成了半个神仙——神仙湾并非徒有虚名！只是他的二胡水平就差火了，“锯”来“锯”去老那么几曲滥调，简直是在街上制造噪音！不信你去问问，恐怕满街人的耳朵都让他的二胡声磨出了老茧。

段所长，早嘞。二胡突然歇声。

段长松本没想跟吴瞎子打招呼，准备绕过去的——他受不了吴

瞎子的二胡声，可还是没躲过。都说人的器官功能可以转移，吴瞎子眼上的功夫难道真的让给耳朵了？段长松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，他收住脚，想向吴瞎子求证一下。

吴师傅，你神呢！连我走路的声音都听得出来。

你才神。吴瞎子停下弓弦，巴结说，都说警察是神探。

段长松蹲下来，弹出一支烟，烟落地上，砸了吴瞎子一只脚。他再抠一支塞进吴瞎子嘴内。对火时，吴瞎子将一只手抬起来遮风。段所长，乡干部中数你最没架子，对老百姓亲热。你看，我一个瞎子，这……还抽你的高级烟……像什么话。

你真听出我了？

当然，街上知名人士走路脚步声我都听得出来。吴瞎子嘚瑟地偏偏脑袋，侧过大耳扇子。我都听几十年了，就这点儿本事。

那你说说，你还把我听出什么来了？

你信？

当然信。

那可不行。吴瞎子得意道，哄哄别人可以，对段所长可不敢瞎说。

我看你不是不敢，是没真本事，怕露马脚。

这么一激，吴瞎子就发了倔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你别怪我。

接下来，吴瞎子说，段长松最近肯定碰到了什么糟心事，心情应该比较压抑，要不，走路脚步不会这么拖沓、滞重。

满街都在传强奸案和盗牛案，派出所所长的日子肯定不好过——吴瞎子蒙的，段长松心里有谱。

不过，段所长的苦恼马上就会过去，正所谓拨云见日。

段长松追问，此话怎讲？

吴瞎子说，因为你遇到了贵人。

贵人？

是的，有人可以帮你。

段长松索然，骂了一句，你大白天说啥瞎话呢！他拧着脖子满街望望，贱人都没一个，哪来的贵人？

吴瞎子似乎懂得了段长松的心思，自顾自地说，我说的贵人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

段长松拍着吴瞎子的大腿，就你？

吴瞎子不答话，只笑。

段所长心里也笑。吴瞎子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知道点儿案子的线索？

街头响起嘈杂声，赶场的人陆续来了……

二

满街上都在传，说仇老师真不是东西，对十二岁的小女生也敢下手，简直畜生不如！

也有替仇老师辩护的：仇老师不是那种人。他好歹也是知识分子，难道不懂得为人师表的道理，连猪狗都不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？不可能的！一定是有人和他过不去，存心陷害他。人家女孩子都检查过了，并没破身，在县里大医院检查的，还动了仪器，我们应该相信科学。

段长松听校长说发生了强奸幼女案，脑袋就嗡的一下大了。以他的经验，强奸幼女案是最不好办的。一对一的强奸往往缺少直接证据，受害人是未成年，又没有证据保护意识，单凭她说的有什么用？再说，这年头执法讲文明，就算把仇老师抓来审，他咬死不开口，警察也不敢动他半个指头。过去的经验告诉段长松，对坏家伙来说，三句好话抵不上一顿好揍，警察不打好人，有时候，坏人还是应该敲打敲打的，因为你一天不打，他们的皮肉就发痒。他们的皮肉一痒就要惹事，社会就不安宁。可现在，一条文明执法的绳索把警察的手脚捆紧了。你只要动动手脚，嫌疑人就扣你一顶“刑讯逼供”的帽子，压得你抬不起头来。因此，案子破得了就破，破不了就搁那儿，警察又不是神仙。美国那么发达的国家，破案率也不过百分之二十呢，谁还拿自己的帽子和饭碗跟坏人玩儿？不值得。

学校一帮人简直扯淡。出了这档子糗事，居然还想保住面子，

内部搞调解。时间都过去一天一夜了，仇老师就是再蠢，也该把所有反侦查的对策都想好了，警察再去找他，肯定成了马后炮。

可是，马后炮也得放。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弄不好是要追责的。许多时候，过程即是结果，甚至比结果更要命。段长松带民警先去学校了解情况。

事情是门卫最先发现的。门卫也是老师，一个刚刚更年期的肥胖女人。

段长松接触她，说说，怎么个情况？

午睡时，小女孩儿先去的宿舍楼，仇老师后进去的。

顺着门卫手指的方向，段长松看见了教师宿舍楼。这栋楼只有三层，五个单元，看上去有些破旧，从结构到材料明显带着20世纪末的建筑痕迹。段长松在心里估算着宿舍楼和教学区的距离。

二十分钟过去了，还不见小女孩儿出来，我感觉不对，就去一探究竟。门卫一直在叙述，仇老师的卧室在西头单元的二楼，我上去后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听出房间内有异常动静。

成了？段长松的心里像被人踢了一脚。

门卫摇着头，我不确定成没成，但有摇床的响声，嘎嘎嘎、嚓嚓嚓……

段长松停住记录，你当时应该敲门制止一下。

我也这么想过。可是我怕得罪仇老师，我们同事之间冤冤无仇的。

结果，这个恶人你还是当定了。段长松只在心里说。

门卫还算有心计，她不想公开得罪仇老师，但她却担心有事。一个小丫头让仇老师就这么破了身子，往后怎么做人？良知最终让门卫抹下情面，她决定给仇老师留一个提示。她故意咳了两声，然后踏出很响的脚步声下楼了。没多久，仇老师从宿舍楼出来，经过校门口时，门卫用心瞟了他一眼，发现仇老师热出满头满脸的汗水。随后跟出来的小女孩儿被门卫叫住。门卫用一种母爱的口气跟女孩套近乎。仇老师提前叮嘱好了，小女孩儿刚开始不吐真话，说是去仇老师房间拿本书。拿书显然用不了那么久。后来，架不住门

卫老辣的连吓带哄，小女孩儿才道出事情的枝叶。仇老师果真把小女孩儿哄上床，一步步诱导着不谙世事的孩子脱衣服……根据女孩儿的口述，仇老师最后应该没干成，因为他软。

段长松明白，是门卫的咳嗽声和脚步声搅了局，让仇老师下面挺不起来，坏了仇老师的“好事”——门卫意外地把小花朵救下了。

听得出来，门卫没撒谎，因为许多细节是编不出来的。段长松看过门卫留在学校的证言，完全对得上。

问题是校长接到门卫报告后，不是先报警，而是把仇老师和小女孩儿分别找来问话。仇老师掂量出事情的轻重，当然不会承认——他也确实没干成想干的事。小女孩早让仇老师串通好，两人的话一个版本，问也是白问。教师奸幼，多丢人的事！学校还办不办？校长还当不当？校方能摆脱干系？所以，校长骨子里希望是这个结果。小女孩儿的母亲就租住在学校附近陪读。校长派人把母亲找来，安抚了一番。母亲听说没成事，既不想得罪老师，也想保住孩子名声，没闹，可心里却又放不下，矛盾。校长看出家长有纠结，建议她还是带孩子到县里医院做个检查。这样的事是真是假，单凭男女双方说的不靠谱，医生的结论才能让大人放心，校长心里也有个准数。

母女俩下午搭班车秘密去了县城医院。医生检查后告诉母亲，女孩儿是囫圇身子，没事。母亲听了高兴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落了地。人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干傻事，高兴的时候叫得意忘形，失意的时候叫鬼迷心窍。女孩儿的母亲一高兴，居然做了件离谱的事情，她给仇老师发了一条短信，说女儿好好的，是场误会——仇老师是女儿的班主任，有道是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，老师可得罪不起啊！

这个短信就像丢进水塘内的一块石头，把平静的水面搅出了浪花。仇老师早就憋着一口恶气：胖得像猪一样的门卫老师坏了他的好事不说，还把状直接告到校长那里，她安的什么心？现在，小女孩儿屁事没有，仇老师倒来了底气。他找到校长和门卫，要求讨还

公道——一个堂堂教师的名节岂能随便玷污！事情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校长的掌控能力，他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报警。他想借助派出所的力量厘清这团乱麻。

说完这些，校长“噎”了一声，当着段长松的面发表自己的看法。仇老师纯粹是没事找事，一泡屎非要翻出来臭。孩子没事就万事大吉，可这根搅屎棍非要揪住门卫不放，我看他是让鬼摸了头！他都扑到女孩儿身上去了，下面也有了接触，难道还是件光彩的事？再说，门卫在外面闹出动静，他肯定心里急、慌，要不，软蛋个啥？

段长松嫌校长啰唆，打断他的话，要他把小女孩儿的母亲请到学校来，他想亲自问问。

校长不情愿，他不理解派出所办案为什么支使他打电话，他又不是警察！段长松见校长动作迟疑，提醒道，碍于身份，我们出面不是太好。

校长打电话过去，果然碰了一鼻子灰。孩子母亲先是数落，继而警告。女儿的事不都弄清楚了吗？派出所还插手，你们到底什么意思？怕满世界的人不知道是吧？女孩儿的父亲刘赶三也抢过电话帮腔：如果传出风声，毁了我女儿一辈子名誉，我和你校长没完！我买瓶农药喝死在学校里。你告诉警察，让他们别咸吃萝卜淡操心！放过我们吧，我服你们了。

校长很没趣，放下电话对段长松说，她不来就算了，要不，干脆把姓仇的抓去审讯，这家伙……虾子头上顶泡屎不知香臭，他怨不得别人。

仇老师讨还“公道”的意图十分强烈。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锁定他的犯罪行为，相反，医院的那纸结论成了他的尚方宝剑，就连受害女孩儿的家长也出自保全名声的狭隘想法，客观上是在替仇老师说话，典型的助纣为虐。这时候，要想攻克仇老师没有任何胜算。

段长松没理校长，看看手机时间，抬脚往教师宿舍楼走去。他记住了，从教学楼到仇老师房间只需要三分钟时间。

段长松要回派出所。

校长说,警察你让我很失望。

段长松说,对不起,我跟你一样失望。

三

晚上,段长松去找“贵人”。

“贵人”租住的房子是间地下室,上下要走旁边山墙十多级水泥台阶。一个瞎子为省钱,住这样的地方多不方便。

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寡妇,姓张。她自己在门面上开餐馆,早上上下米粉面条,蒸包子馒头,中午炒快餐盒饭,生意一直寡淡。吴瞎子算命就坐在张寡妇餐馆前的阶沿上,而且是长期无偿占有。一个瞎子,何以值得张寡妇如此眷顾?人们有多种猜测。有人说,瞎子肯定算过,看准张寡妇的阶沿能给他带来好运,故而不挪窝;也有人说,吴瞎子可能和张寡妇有一腿,吴瞎子有儿子没老婆,张寡妇有女儿没老公,他俩一个锅要补,一个要补锅,周瑜黄盖愿打愿挨的好事!还有稍微靠谱的一说,吴瞎子和张寡妇在生意上相得益彰——吴瞎子能给张寡妇的餐馆带来人气——算命的人饿了累了,说不定就要来一碗米粉、面条什么的。张老板,下碗面条,要少放酱油多放辣椒,干脆再煮两个荷包蛋吧。吴瞎子会不失时机地垫一句,张老板刚收的正宗土鸡蛋,你口福真好。女人应答,现在的土鸡蛋很贵,一块钱一个,白送你吃,保证不赚一分钱。在这样的对白里,生意也应该做成了。

说起来,吴瞎子也是命苦。儿子吴海亮十七岁了,高中没毕业就一直混社会,整天打扮得像个二流子,头发喷定型发胶,嘴里吹口哨,时不时还打个响指,脚底像安了弹簧,走路都在蹦跶,没一个正形,不晓得他成天到底干些什么。儿子不成器,让吴瞎子白操了心。

关于儿子的身世,吴瞎子从来没向他提过,吴海亮似乎也无所谓。那个早晨,天气贼冷。整条乡街的生活节奏似乎让冷空气冻住了,突然降下来许多。人们躲在被窝里,变着戏法没完没了地做着

同一件事情。所有的门面都不愿打开，只有吴瞎子的二胡声在冰冷的空气里孤独地响起。

吴师傅，请你排个八字。早晨的开张生意，我要给你加钱。

吴瞎子接过钱，是张老人头。他捻着，心里一阵狂喜。算命以来，这样的好事还是头遭遇到——大冷天撞狗屎运了。

客官，请问求官还是求财，问婚姻还是讨吉祥？吴瞎子收好钱，自吹自擂地说，不管问哪一行，请到我吴瞎子，你算找对人了。

吴师傅，我只是替别人问问运程。来人报出一个生庚，他的口音有点儿俚。

吴瞎子掐算一阵，开始胡诌起来。按照贵庚，这是个男命，出生尚不足月。他命里主金，将来长大后是个吃公家饭的人，三岁开始行运，八岁走大运，一生衣食无忧，命里七分正财，三分偏财……老板，你这一百元算命钱花得值当，我不给你找了，我要收喜钱。

大凡算命之人，都喜欢听奉承话。但光说好话，别人不一定记得住你。这方面，吴瞎子经验很足。俗语云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，哪有一帆风顺的命相！所以，吴瞎子总能给人家的命运算出点儿瑕疵，并指点迷津。比如现在，他就算出这男孩儿命里缺水，流不出去，取名时最好择带水的字儿。

他还说，这孩子命重，克父母，爹妈中应该有人带点儿残疾才好。

恭喜你！师傅，我真的找对人了。算命的人丢下话，不声不响地跑开。

吴瞎子先没反应过来，等他的脚踢到椅子旁边的一个包裹，客人已经杳如黄鹤。他听出了包裹里的哼唧声，猫叫一样柔弱，然后解开包袱，抖颤着摸到了一团肉，吴瞎子的手顺着肚脐往下挪，直到摸着裆里的小牛牛，就这样捡下了儿子。他大半生都在算计人家，万万没想到在阴沟里翻船，让别人把自己算计进去了。他给小东西取名海亮。这名字既填补儿子的命运不济，也寄托着一个瞎子虚妄的期待。

一开始，姐姐听说要她帮着带孩子，一百个不情愿。姐姐的话句句呛人。你一个瞎子，自己一张嘴巴都塞不饱，哪来的闲钱剩米喂他的肚子？更何况还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。可是瞎子铁了心，明知道自己这辈子讨老婆没指望，送上门的儿子不要白不要。你当姐姐的儿女双全，我瞎子哥总得有人接续香火。姐姐说，带野杂种可以，但不能白带。姐姐是吃不起半点儿亏的人，吴瞎子答应每月按期付给她工资和孩子奶粉钱，姐姐才答应收下海亮。小海亮吃奶粉真是海量，吴瞎子的月供根本不顶事。海亮丢下奶嘴儿就哭，小嘴巴直往吴瞎子姐姐怀里拱。女人哄不住孩子，听着哭闹声揪心地疼，无措之际撩开衣摆，让小家伙的肉嘴吮她的乳头。本来只是权宜之计，未料女人体内的母性让一张不依不饶的小嘴巴重新唤醒，她先只是感到乳袋子一惊一乍，瘪下去的两个肉球渐渐鼓胀起来，后来居然分泌出汁液——小海亮口福不浅。女人也是一把年纪，开始还羞答答的，脸上臊得红一阵白一阵，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，后来见海亮叼着乳头可人的样儿，心里涌出千般温柔万种怜爱，拿指头蹭着海亮的小肉脸，嗔怪道，你个混账东西，还真把老娘当亲妈了，啊呀，世上还有这等怪事！这让我怎么好意思！传出去会笑死人了呢！明眼人谁都明白，瞎子的姐姐是在臭美。她一惊一乍的其实巴不得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她这五十多岁的身子还能养儿子，而且奶汁儿还充足得很！随着小海亮一天天长大，女人开始打起小算盘，她不在乎瞎子哥给她的钱，只在乎小海亮长得乖不乖。私生子大都鬼聪明，这已然成为一条铁律。小海亮的可爱和聪慧渐渐攫住了女人的心，让吴瞎子的姐姐找到了血缘之外的另一种母爱。小海亮只要不在她眼前晃动，她就感到世界少了色彩，生活黯然失色。

小海亮会说话后，管吴瞎子叫爹，自然管吴瞎子的姐姐喊妈。他不亲街上算命的瞎子爹，只亲喂养他的妈。除了到街上找瞎子拿钱，他很少陪瞎子爹。吴瞎子想留他在街上陪自己睡一夜，海亮都不干。海亮说，他要回去跟妈妈睡。所以，街上的人都明白，吴瞎子养儿子只是个名分，他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攒下的几个钱都白

花了。

大白天，段长松不敢贸然去见“贵人”，即使到了晚上，他也不想惊动房东张寡妇。神仙湾乡街上人很多，但吴瞎子只有一个。他过得不容易。段长松不想因为丁点儿纰漏给吴瞎子的生活带来什么麻烦。派出所所长在这里干久了，甚至待不下去了，可以申请调动，拍屁股走人。可吴瞎子注定走不出这条乡街。他的生命和神仙湾连在了一起，最后会终老在这里。

直等到张寡妇的楼上熄了灯，段长松才下到地下室。他先敲门，门内没人应声。段长松摁亮手电，挑开窗户上贴着的塑料布。房间内不见吴瞎子的人影，一张木床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衣服和被子，地上除了一张小方桌、两把木椅外，别无他物。地面潮湿，屋里霉臭的气味从窗户里扑出来，刺得段长松鼻子痒痒，他没忍住，一个喷嚏还是从捂紧的巴掌里打了出来。段长松想到了楼上的张寡妇——吴瞎子居然“走夜路”了。“走夜路”是神仙湾人的一种说法，意即夜里出门和相好幽会。看来，人们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，吴瞎子眼瞎心不瞎，不可小觑！

段长松刚转过头，背后有异物梭动的“嗖嗖”声。他警觉地侧转身，手电光撞上一条菜花蛇，足有一米多长，滚圆的身子肉溜溜、黏糊糊的。这个夜行客是从窗户里溜出来的，它在吴瞎子的房间内搜寻一阵，一定很失望。段长松的手电光随着菜花蛇肥硕的身子移来移去，直到它吐着猩红的芯子顺着墙根往山上爬去。

吴瞎子不能住这样的地下室了，弄出人命怎么得了？段长松往回走，心里产生一个想法。

第二天早上，段长松走进张寡妇的店里，朗声道，张老板，来一碗牛肉米粉。

当时张寡妇正埋头用力地在案板上揉面粉。段长松的光顾对她来说是个极大的意外。声音惊直了她的身子，张寡妇慌乱中抬手去拢耳际的头发，结果弄巧成拙，指头在脸上擦出一道白白的粉印，看起来很滑稽。她招呼段长松落座，拖过椅子用抹布先是一番扑

打，继而揩了又揩。张老板，莫客气了。张寡妇回道，段所长是稀客，把你的警服弄脏了怎么好意思。

吴师傅还没上班？段长松见阶沿上少个人，想转移话题缓解一下气氛。

早上听到楼下咳嗽，他可能感冒了。张寡妇应答着，想不到段所长能到我这小店照顾生意。

张寡妇知道，派出所的人吃早餐一直都在街西头的“天香餐馆”。

派出所有食堂，平时大家都在所里免费吃。食堂周师傅的手艺不错，他每天早上把开水烧好，把稀饭煮熟，把调料配齐，然后敲钟。民警们起床洗漱，时间有迟早，口味各不同，米粉、面条、稀饭三大样，都是自己动手。只有上面来客，段长松才领着弟兄们上街换口味，名义上陪领导，实际上是打牙祭。他们定点去的地方就是“天香餐馆”，出派出所大门往左拐，五分钟不到的距离。“天香”是老板娘的名字，她手脚勤快，人长得标致，尤其是一张嘴巴甜得像涂了蜂蜜。她的店内容齐全，品种丰富，不仅有包子、馒头、面条、米粉，还有煎锅饺、炸油条、熬海带汤。店面收拾得亮亮敞敞，餐具桌椅也是一色新。张寡妇的店绝对比不上。她的墙面没刷白，看上去黑乎乎的，像挂着一块陈旧的抹布，最扎眼的是墙角上还结了两个蜘蛛网，网上歇着蜘蛛。它们和店里的主人一样，从不在乎客人的感受，把握十足地守株待兔。那些餐具也都是早先家用的，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卫生。所以，派出所民警吃早餐就算走错路也不会到张寡妇的店里来。张寡妇有这样的自知之明，怪不得段长松一进门，她就显得手忙脚乱。

其实，段长松还真不是冲着吃早餐来的。他要找张寡妇商量一件事。

张老板，你楼上还有没有空着的房子？

一间空着。有人要租？一早上段所长莫不是给我介绍生意来了？

我租。

张寡妇当然不相信。段所长，你开什么玩笑。

我是真租。不过不是我住，我想让楼下的吴师傅搬上来住。段长松没有提到蛇，只说，他眼睛不好，住楼下不方便。

他交不起房租。

我说过，我出钱。

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再说，你出钱，我也不好意思收。还有……我和一个瞎子隔壁住着，这……恐怕不好。

这有什么？段长松想到自己昨夜里扑空，心里暗自好笑，嘴上却说，这是我安排的，不怕别人嚼舌头。

随后，段长松把自己和乡税务所毛所长议定的方案说了出来。毛所长是段长松的高中同学，他俩大学毕业后又同时分到这个偏僻的山乡，一起共事多年，关系铁得很。昨天晚上，段长松从张寡妇的地下室一回去，就去找毛同学商量，将张寡妇的税钱免了，给吴瞎子换个房间。对税务所来说，张寡妇每月那点儿税钱收不收无所谓，事情就按段长松的意思定了下来。

张寡妇听说段长松不是付给她现钱，而是让税务所减免全年的税收，心里很乐意——这不但是收入不减少，而且是件有面子的事情。她要免掉段长松的早餐钱，段长松坚持付钱，还威胁说，如果不收钱，下次就不来吃了。张寡妇知道段长松办成这件事后，哪怕再用轿子抬他，他也不会来照顾自己的生意了，就干脆收下。临走，段长松叮嘱张寡妇，吴师傅搬家的事别说是我帮的，让他领你的人情。

张寡妇想到了什么，她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段长松说，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。

张寡妇本来还想问问段长松，为什么要对吴瞎子好，派出所又不是民政所。这时候，吴瞎子磕磕碰碰地上来了。段长松发现，坐下来的吴瞎子的一只裤脚卷了两圈，松松垮垮的，他的球鞋上沾着黄泥巴。段长松脑子里闪过疑问——难道“走夜路”的吴瞎子不是和张寡妇，而是去了别处？

段所长早啊。吴瞎子把段长松听出来了。

段长松回道，吴师傅，你答应过的事别忘了。

吴瞎子嗫嚅着，当然，我记得的。